列傳三十六至四十一

高允 孫綽 允弟推 允從叔濟 劉模 李靈 子恢 恢孫瑾 恢弟子道 道子系 靈弟子璨 璨子宣茂 崔鑒 子秉 秉子仲哲 季良

尉元 子羽 慕容白曜 子真安 弟子契 韓茂 子均 皮豹子 子熹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鈞 段承根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世隆 世隆子孟貴 陰仲達 弟子遵和 遵和兄子道方

李孝伯 父曾 兄祥 祥子安世 安世子瑒 郁 李沖

魏書 十 卷四十八至五十三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崔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貴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攈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廳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平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

平獲賞府解還家敎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薨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脽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殘本以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識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識今猶今之識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敘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者（雍本殘以君）獨不疑二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畏田文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商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

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
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悉以授民初崔浩薦龔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
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
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
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官悟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
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
州受布千匹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
允曰公惟幅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
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
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
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鄒懌性巧佞爲浩信
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多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
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
下習業并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
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
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
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
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
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
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
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
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
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

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烱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

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
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
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
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
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
婦競此尺寸皆虧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
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
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
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遶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
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
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
儔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
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産販賣以時收散如
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
世祖召允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涕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
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
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
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
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
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
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
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
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儆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誡
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

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
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睿鑒自遠欽若
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
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
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
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
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
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
帝既定天下始定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
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
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
倉卒計所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
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
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
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
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
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
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
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
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
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
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
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

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
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
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青跡其元起亦由色衰
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
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
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藟者藏也死者不可
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
皇作爲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
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藟費損巨億
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
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
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
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
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
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謔罔有儀式（維本改武）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
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
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
禮敬矣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
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
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
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
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
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

美至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宋本作敬）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

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
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
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
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
亦遍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吏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
爲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嘗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
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
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
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矜之歎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八
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脩之業有所津寄卿儒
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
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
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
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
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
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
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
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
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
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
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
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

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使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冀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琨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文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雲虎符

中書郎中卽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黨

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璨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頠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湛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雍門李顒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悟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雍門王道雅
祕書郎雍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茂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李才
夫百王之御世宋本作士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
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言來之常義魏自神廡已後宇
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
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脩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
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
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
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
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與焉皆與之俱蒙斯
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
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

案北史季才上有名字
皆宋本不誤

復分張徙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叙于
懷齊矜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
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
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
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
曰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進氛克剪妖
覇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
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璧廬生量遠思純鑽
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授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
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殞單夙惟不造克已勉
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
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
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
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
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十衡孤立內省靡疚
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庶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
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
王侯莫廢其尚超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
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
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
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偫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
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
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頓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
出能騁説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棲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

茂風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
九皐翰飛紫宮頻在省閣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倚歟彥
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眞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
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
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
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
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
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濟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
二賢誕性英偉擢頴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
矜素而能貢潘符漂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希龍津
止分常科幽而遯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
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飡豈要斗食率禮從仁閇衍
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
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人而同與古爲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
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
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泰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
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
裘腰紐雙佩榮耀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
與之克諧披矜散想解帶舒懷此斯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
心九摧揮毫頌德灌雨增哀皇輿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
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
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
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

往因時[redacted]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
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
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鉞剪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孤
奔假息窮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
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
欣覆育理貫幽冥漸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
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
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又顯
祖時有不豫以高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
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
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
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
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
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
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
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
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脩
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
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
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
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
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
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
臣以朽邁遭入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斃之年最臣於已

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
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
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
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
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
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醑酒在
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
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
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
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
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
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

迷宋本不誤

案敦下當脫一字

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
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
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
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
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
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
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
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
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
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
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
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

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膾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奢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綵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

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曩況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大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免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其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惠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

寒徒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

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塟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筭法爲筭術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

宋冠軍者謂於司馬外又加冠軍將軍也

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强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歷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高肇詔並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彊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戶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

宋李金若即上李鈔脫右旁欠字

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恒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麚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傅眞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爲洛州錄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矯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遊河表闕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川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羇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恕聰率多闕甚收潁川情和至襄武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

案川宋本作州誤北史作南潁川太守是也魏有南潁川郡及潁川郡無潁州此刺史二字亦當改作太守

參軍

懷恕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謙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王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李靈

崔鑒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勰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龜中世祖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阼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

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貞

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諮議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巡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敕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子戩死瑾恐哀輟哭城陷沒賊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驃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

子撝武定末河內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爲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轉直閤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欒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

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祿少卿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卒贈本

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爲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蕭
行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脩名行險暴無禮爲時所賤
華弟憑字青龍祕書王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
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
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道字良輔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問書度支郎遷洛爲營構將
高祖南伐爲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轉步兵校
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
王愉以征東將軍爲冀州刺史道爲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
告之道不從爲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贈帛二百匹贈征虜
將軍幽州刺史謚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
逮之初爲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寧遠將軍尋拜大司
馬廣陵王錄事參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
武王從子永樂爲濟州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

樂處系送輦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爲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爲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冠魁偉受學於梁祚興安中爲祕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

二府軍事寬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磧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謚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闕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時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爲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與游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

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麤暴每爲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弟叔徹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太守在任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惠

于爾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爾弟翼字景業初爲盪寇將軍定州刺史
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齊帥又除員外郎遷尚書郎仍齋
叔胤弟仲胤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尚書
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與盧玄
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而卒
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
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出爲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
安悅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治銅以
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
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
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
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爲定州秉復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
令時珽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于牀下琛以
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
俠以爲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
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
軍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

東將軍光祿大夫諱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
爲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
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
行相州事轉征虜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
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
將軍右光祿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
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驍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祿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
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
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荆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
引爲行臺郎又敕除員外郎復爲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
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并帝初遇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
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
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軍假寧朔將軍統軍
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
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
歿時年三十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贇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彦撫軍將軍

叔彦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征討有功

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
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
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
州刺史謚曰簡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遷幽州長
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
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識幹初為中書學生高祖時殿中郎中歷
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
王澄為揚州引廣為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
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為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為定州刺史引為
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
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

魏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終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耀

尉元字荷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幸虎牢虜有電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麚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兼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

或克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摛請軍歸款元並納之遂
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或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
都屯於下磩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
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
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
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
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
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于外分擊呂梁絕
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虓騎追擊斬首八百
餘級武原寇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穆
之外營殺傷太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
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
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氷
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
擊大破于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千足
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
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迺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
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或
東徐州刺史張謨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克
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
固元遣慰喻張謨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
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饑色求運糞相濟克四州
粟取張永所乘船九百艘泝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
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衝不有積粟彊守不

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閫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欵彧復遣沈攸之吳憘公領卒數萬從泝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瓦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

瓦宋本作瓦案當作尤即尪字也俗作尫

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遘患會泗水暴竭賊
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悟公等輕騎遁走
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
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
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
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
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憙
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絶應時
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
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
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
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

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
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敬懃等領衆三萬入寇淮北諸城元分遣
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
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
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懷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
身潔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
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
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既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
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
步輿杖於朝蕭道成既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
蜂起以元威名風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
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

平之東南清晏遠近怙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内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祿積有年歲彼士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尅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忿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退被罪人斯戮又圍城于都將胡八干救勦負翼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甲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

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民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老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選朕既虛寡德謝曩哲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

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克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勳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勳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陛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尒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為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塟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劒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陟宋本不誤

塞妯當作妯用詩憂心且妯也本字作怞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尋奪祿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諡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冠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免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承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眞之玄孫父瑗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寇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卽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克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

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
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
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尅白曜
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
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尅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
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逮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
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頻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
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
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
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幡公孫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
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
水暴竭船不得進幡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
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
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
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弃劉
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
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
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
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
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
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
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
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
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

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螻蛄螯手則斷手螯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毋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詣雜乃進討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十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赴城之日以沈文秀抗据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

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

白曜少子眞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眞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

案王濬字士治

案帝當作常白曜曾為北部尚書故云常伯

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啟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忷忷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效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荊漢及青州尅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尅定逖彼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

案應同膺

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
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盡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
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眞朱紫難辨
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
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啟蕃折衝
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濶於矢石之間登
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應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
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
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王將驍雄按鉀
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
潛逆阻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
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

案厥同死

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籍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
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
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
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
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
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
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
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
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
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南安
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

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
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
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
辭位歸第契進曰臣毋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今職小
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
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
吝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
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作王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
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之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
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
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
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
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
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如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
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慶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
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虓淫酒色不事名行

契弟暉歷澄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
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王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竿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
取瑕丘如覆掌尅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

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
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
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終

[illegible]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
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
門卒贈齊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
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
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

[illegible]

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所在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縣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濟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廣設方

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竦先是河外未實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徙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將秦雍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

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豹子進方明等進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

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啟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啟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尅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

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
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
千賫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關上卻安
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種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
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若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
州之民迭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荀萇于率突騎二千以
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
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救文擊之不尅詔豹
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
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
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于
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收既而班師先是河

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
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
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
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
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涼洗一爲洮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
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
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
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
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

廬成王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盛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貞貞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絶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鋭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關隴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愚慴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泰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絶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邪梟擒首逆勉剪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覬關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閙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就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于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

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栖旃據險不順喜率衆討
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息以飲酒
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
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敕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
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
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
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
水公鎮上邽詔敕文率步騎七千征仕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
抱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
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抱罕虜拾歸妻子及其
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抱罕金城邊悶天水梁會謀反
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
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悶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氐羌
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悶等
形援敕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僞退
悶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悶而北嶺之賊從高射敕
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王敕文分
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
門尅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
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文敕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

案討當作討
宋本亦誤

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衆旅
尅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
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
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
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
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
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
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
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尅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
相持賊在東城隔墻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尅
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
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時遣大軍助臣誅剪表

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
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鬬從夜至
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
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尅之易矣衆咸
以爲然初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
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躡之死者大
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
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宦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
眞討之軍次略陽敕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
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
與新平公周益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尅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

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
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子後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王婆羅
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續武定末頼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
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
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
存贍恤妻子不免饑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已清明緝我荒土
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
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温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
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
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
武幹知名父温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
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
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
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携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
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
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書責其跋扈難當
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
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
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
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

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幹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攻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 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敘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蟲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泰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恬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恩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設內委羣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際然赤水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救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鄭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陰侯加安
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爲趙郡太
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
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
子羅漢東宮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
揚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入爲散騎常侍顯
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
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扇元赦
之軍次于桃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磕
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輿
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進擊
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彧肆逆
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
蟻衆迄死彭城大軍未臨速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
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教自求多福時攸之吳憓公等率衆數萬
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
率騎五百在水南奚斤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遣
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

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雕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雕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産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幢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曾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伯恭弟伯孫爲中書口上襲父爵魯郡公并鎮東將軍東萊鎮將

坐宋本不誤

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矣苟要一戰之利僥倖覺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終

案逸父昌不得官石勒時北史亦同並當有誤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素（北雍本改作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溫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

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脩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潛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寇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坯姜脩又分軍據與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榮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屬涉長驅將至胸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遂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磐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胸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胸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胸山至於郊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郊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

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荊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熈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闕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奸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爲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案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全載統萬城銘以爲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是方回之文所爲與此異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藉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値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疎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

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江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耿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物值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

夭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塟于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尞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尞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輩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

州敦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醊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亂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

案泉江本當作湘江此魏收避北齊祖高湘名改泉

案體復即復卦之復此讀去聲

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遘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嵬峩恒嶺滉瀁滄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啟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

案孔明述魯謂孔子修春秋經正明作傳也

九皐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

顏落蒨其十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盱坎迷流
覿良闇止伊尒虬光四鱗曲水其十二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
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啟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
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
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埋深
則難訓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
且表以心幸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
士載擢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啟基郢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儁
響駭華戎其二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
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

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櫟散
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
益天暉其五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
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其六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
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賢內
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
恬止其八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
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克涼吾生
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乏田蘇量非
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遘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
悟其十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
亦弊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

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璝暮璝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

案彌上即亟字此讀作彌

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狥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眞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蜂求珍搜巖採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袄氛未廓鳳戢崐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

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纏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聞諸
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勁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
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辯訐曰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仁教
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
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善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
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闞駰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倧有名於西土父玟爲一時秀士官至
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
讀汪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
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
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健待之彌重拜大行遷
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不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

家甚貧弊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昭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昭年十四就博士
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
選良儔有心於昭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
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昭遂奮衣來坐神
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昭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昭後
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昭時侍
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
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
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昭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
將至孔聖稱焉昭何人斯敢不加此昭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

案請恭堂西流武昭王所作者也見晉書李元盛傳

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悲亦作匪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歸仁有二子

敦宋本作敎案當從宋本以敎字讀句時光以司徒領著作敎曰史敎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

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内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爲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爲河内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儒僧所欽味焉又憲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貪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諡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諡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貞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啟

徐能宋本作徐能
蓋涉上和誤北史作徐

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
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
空沽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
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
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尒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
將軍荆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
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
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
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荆野處分軍事
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
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
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
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
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荆州刺
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
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願脩之問優
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終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

軍荆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眞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眞君未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請駱駞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王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駞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王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檥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所以仰勞孝伯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坿耳受賜物孝伯曰語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

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者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餔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爲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邀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今反豈復苟留一

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梃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屩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

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翮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

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蕃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
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稽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
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
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
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
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
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王上當不聞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
事若辦城故不待攻聞南行不捉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
飲馬江湖且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
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龔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想
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

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
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與安二年出爲使持節驃騎將軍侍平西將軍
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
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
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
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
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
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
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
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
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
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

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刼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絶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絶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絶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縷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詆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徵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宛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還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溢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

所以賤同菽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
玉績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王客給事中時民困饑流散
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
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
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
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
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
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
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
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
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桑柘荒而不採僥倖之徒興
繁多之役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
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
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
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
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
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
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
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
民前刺史薛道擾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擾軍遂爲逋
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
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
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
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

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琨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
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王簿
于時民多絶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敎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
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然則絶
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
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絶養旣
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
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
政而從鬼敎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
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敎之言
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

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
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
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敎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
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
敎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
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以瑒
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
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寅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
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寅又啟瑒爲左丞仍爲別
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寅又啟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鎭遠將軍
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

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場俶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
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
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場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
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場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場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
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
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
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
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寧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
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
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
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
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
所撫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沖沈雅有大量隨
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
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
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
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

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鰥寡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削爵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主見沖乘馬

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
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
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
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
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
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
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
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
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
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
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
代層堂廣厦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

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
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
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
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
闕朕以寡德忝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葺宮宇
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
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
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
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
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
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
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啟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忘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答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

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固以慴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懼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今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阻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運

胡結夷事或難測帆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阻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絶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擒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經雖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兗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釁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
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
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令朕雖
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
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泝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
此通渠於洛南伐之且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沂從
沂入淸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鬬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
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
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淸
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
淸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今徙極中天創居淸洛雖大構未成娶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

之豎兼兇變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
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
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
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
之士咸勸朕今征必蒐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
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天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
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
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
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思足寇戎無宜自安理
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
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尅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
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醼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
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醼以暢忻
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
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
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含得預此醼
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
元拔穆泰罪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
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
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
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
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

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
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
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
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
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
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
矛楯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
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
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
舟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
復報對刑賞於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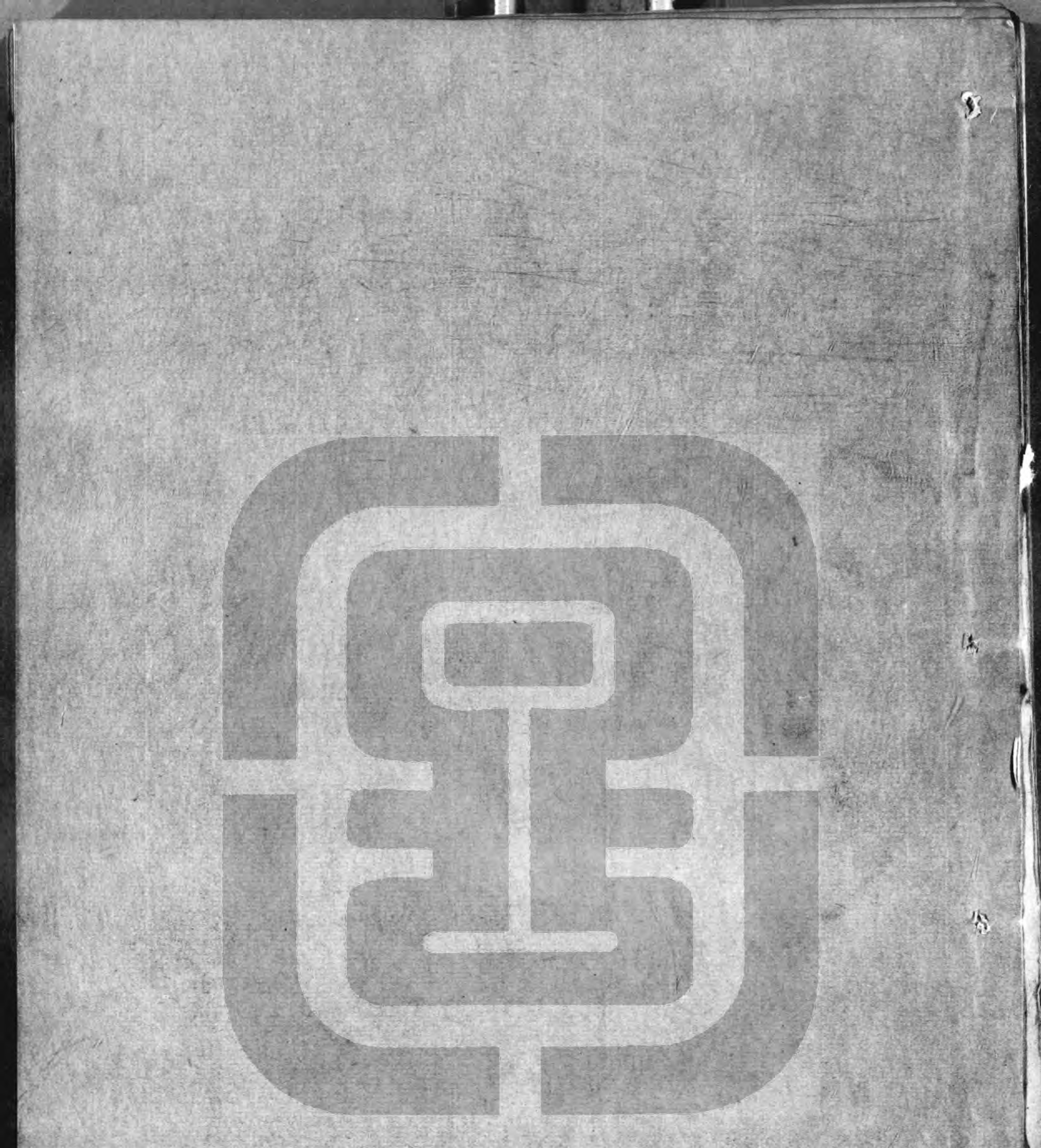
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鬚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沖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邙嶺旋鑾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啟知

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理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毋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父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實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終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illegible]氏書[illegible]